墨莊漫録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莊漫録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蔡絛約之《西清詩話》云：「人之好惡，固自不同。杜子美在蜀作《悶》詩乃云：『卷簾惟白水，隱几亦青山。』若使予居此，應從王逸少語，吾當卒以樂死，豈復更有悶乎？」予以謂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。人方憂愁亡聊，雖清歌妙舞滿前，無適而非悶。子美居西川，一飯未嘗忘君，其憂在王室，而又生理不具，與死為鄰，其悶甚矣。故對青山青山悶，對白水白水悶，平時可愛樂之物，皆寓之為悶也。約之處富貴，所欠二物耳。其後竄斥，經歷崎嶇險阻，必悟此詩之為工也。
東坡贈黃照道人詩曰：「面臉照人元自赤，眉毛覆眼見來烏。」《王立之詩話》云：「元自、見來，皆俚語也。」杜子美詩云：「鎖石藤稍元自落，倚天松骨見來枯。」坡句法此。而謂之俚語，立之未之思耳。

建炎改元冬，予閑居揚州裏廬，因閱《太平廣記》。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，談記中異事，以供笑語。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，因言頃聞一異事云：元符末年，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，有民自地間湧出，耕者見之驚怛，棄犁而走，則斥逐擊之不得走。執耕者及縣，縣吏遇之，輒毆縣吏，吏皆散走。見縣令馬敦古，又毆令，令亦走。俄而仆於庭，奄然一土偶人也。視之，則歲所嘗奉土牛傍所謂勾芒神者。於是共舁出之。未幾，復有至者，亦事皆同，日十數至，不能禦。官吏皇恐，令不敢復視事。居若干日，有物人類蓬首，黑而矬肥，降令舍，莫知其所從來。令罔測。乃曰：「爾無庸恐，我為爾盡食芒兒矣，

爾恭事我。」乃汎灑廳事之東室居之。凡十餘人，其長者自稱天神，其次曰王褒、李貴，其餘有姓名；有婦人二，曰雲英、月英。日謹伺候，供億其飲食。嘗闔戶自竇中出入，有所須召，則其長者呼王褒、李貴。而令為置吏門外為傳呼，事之甚嚴。自是土怪不至，民亦以其無他。用止怪，頗安焉，令尤德之。久之，提點刑獄程棠行縣，問令所以。室中遽呼曰：「王褒為我傳語提刑：適贈詩不省已得乎？」置吏以告。棠起立曰：「某適至此，已晚不敢見也。所賜詩者，實未得。」吏去復至曰：「詩在提刑汗衫上。」袒視之，果然。乃不敢復語，相與遽起。先是，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，其為人剛方不撓，好面折人，一州號為木強。自聞見怪，獨心常易之。方棠巡按時，恩如州界，方奉迎，從至縣，恩以職事從在縣衙，獨據胡床，坐廳事傍。俄有物自東隅來階下，兩手扳階基，首與階平，徐過恩坐。恩徒手搏得之，號掣不放，觸其體若冰石，有力能反曳人。恩素有力，一手捽其領，捩左手著胡床從之，卒不放。至所謂怪室者，兩足入戶內，引恩手戛戶頰，久乃放之。一縣大驚，令尤恐，失舉止，往來語曰：「都巡檢敗我事矣。」棠亦愈皇恐徘徊。夜中不聞有聲，棠乃歸宿於縣驛。明旦，棠盛服至上謁，令灑掃設香案以俟，恩亦戎服將事。謁入不出，日高，稍稍摩戶視，闃其無人。室中凝塵尺餘，亦不見有人跡。令猶愕曰：「竟為都巡所誤，禍至若何？」恩曰：「某以為除害，已去之矣，何禍為？」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，廳壁間得細書一行云：「侯公正直，予等謹退。」自後怪遂兩絕。侯公者，開封人，字澤之。有子名傳，為天長巡檢，常為人言此曰：「某是時侍親渭上，目所見也。」傳又曰：「今天長尉賈壇時亦侍其父在焉。」解生聞此事於巡檢，後賈尉亦能言之。又得程棠、王褒、李貴之姓名，不疑尚有缺者，皆幼不記也。異哉，異哉。

杜子美《秦州》詩云：「馬驕珠汗落，胡舞白題斜。」題或作蹄，莫曉白題之語。《南史》：宋武帝時，有西北遠邊有滑國遣使入貢，莫知所出，裴子野云：「漢潁陰侯胡白題將一人。服虔註曰：『白題，胡名也。』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，此其後乎？」人服其博識。予常疑之。蓋白題其胡下馬舍之，始悟白題乃胡人為氈笠也。子美所謂「胡舞白題斜」，胡人多為旋舞，笠之斜似乎謂此也。

周昕大夫居鄧州，父中散卒數十年矣。一夕，昕妻夢中散如平生，謂曰：「我且為羊，今在某氏屠肆，五更即死，當速見贖，烏頭者即我也。」覺而語昕，以為夢中語，勿信也。斯須復夢於昕。時以四更鼓，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，且問有烏頭羊否。屠伯云：「適有一頭。」僕曰：「幸勿殺，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。」乃倍直牽歸。視昕有喜色，遂養之。每昕自外歸，徑趨懷中，得食已。如是者數年，羊乃死。

王定國寄詩於東坡，答書云：「新詩篇篇皆奇，老拙此回真不及矣。窮人之具，輒欲交割與公。」魏道輔見而笑曰：「定國亦難作交代，只是且權攝耳。」

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，公悉考以對：以謂三代雖盛，其戶莫得而詳。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。後漢光武兵革之後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；永壽三年，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。三國鼎峙，版籍歲減，才百四十餘萬。晉武帝平吳之後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。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，多者不過三倍。隋文帝大業二年，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。唐初，戶不滿三百萬；高宗永徽元年，增至三百八十萬；明皇天寶十三年，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；自安史之亂，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；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。降及五代，四方竊據，大約各有數十萬。太祖建隆之初，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；開寶九年，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；太宗至道二年，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；真宗天禧五年，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。陛下禦宇以來，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；慶曆二年，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；八年，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。拯以謂自三代以降，跨唐越漢，未有若今之盛者。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，一出於時政之所關陶化，明主知其然也。必薄賦斂，寬力役，救荒歉，三者不失，然後幼有所養，老有所終，此乃陛下日慎一日，以致其盛，遂與之休養，則可封之俗，不只二帝之盛矣。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，夜讀公奏錄節出。嗚呼，盛德之語哉。

梓州織八丈闊幅絹獻宮禁，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。

茄根並枝暴幹，燒作灰為香煤，甚奇，能養火延夕。

予嘗自制鼻觀香，有一種蕭灑風度，非閨幃間惱人破禪氣味也。其法用水沉香一兩，屑之，取楳楂液漬之，過一日，濾其液，降真香半兩，以建茶鬥品二錢七作漿，漬一日，以濕竹紙五七重包之，火煨少時，丁香一錢鮮極新者，不見火玄參二錢，鮮去塵埃，密煻令香，真茅山黃連香一錢，白檀香三錢，麝半錢，婆律一錢，焰硝一字，俱為細末，濃煎皂角膠和作餅子，密器收之，燒暗極熳火。

題跋最為難事，惟東坡、山谷題徐熙畫菜云：「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，不可使斯民有此色。」

唐來鵬有《觀懺會夫人》詩云：「回眸綠水波初起，合掌白蓮花未開。」嘉祐中有王永

年者，娶宗女，求舉於竇卞、楊繪，得監金耀門書庫。永年嘗置酒延卞、繪，出其妻間坐。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，卞、繪謂之「白玉蓮花盞」，可謂善體物者也，然意亦取之鵬詩云。

江南李後主，常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：「風情漸老見春羞，到處消魂感舊遊。多謝長條似相識，強垂煙態拂人頭。」想見其風流也。扇至今傳在貴人家。

洛中花工，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、一百五、玉樓春等根下，次年花作淺碧色，號歐家碧。歲貢禁府，價在姚黃上。嘗賜近臣，外廷所未識也。

方亞夫幾仲，興化軍人，五至省闈皆不捷。嘗夢廷試而無試卷，甚惡之。晚以八行舉，詔免廷試，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，以通直郎終。

崇寧中，初興書畫學，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，奉詔以黃庭小楷作《千文》以獻，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，上賜白金十八笏。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跡，號「宣和御覽」，宸翰序之，詔丞相蔡京跋尾，芾亦被旨預觀。已而出知無為軍，復召為書學博士，便殿賜對，詢逮移晷。因上其子友仁《楚山清曉圖》。既退，賜御書畫扇各二，遂除春官外郎，人以為榮。十八笏蓋戲之耳。

宣和癸卯，平江朱勔采石太湖竈山，得一石，長四丈有奇，廣得其半，玲瓏嵌空，竅冗千百，非雕刻所能成也，並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，世傳白樂天手植也。創造二大舟，費八千緡以獻。時常、潤間河渠淺澀，重載不前，乃先繪圖以聞。宸翰賜石名「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」，時人莫不目擊。余時初至吳中，亦獲一觀，是秋方至京師，置於艮嶽。

田衍、魏泰居襄陽，郡人畏其吻，謠曰：「襄陽二害，田衍魏泰。」未幾，李廌方叔亦來郡居，襄人憎之曰：「近日多磨，又添一廌。」

都尉王詵為王定國畫《煙江疊嶂圖》，東坡作詩所謂「江上愁心千疊山」者。定國死，其子由以畫貨與高郵富人茅生，以獻章獻，或云禁中。

喻陟明仲，睦州人，持節數部，政績藹著。雅善散隸，尤妙長笛，每行按至山水佳處，馬上臨風，快作數弄，殊風流蕭散也。常有馬上吹笛詩雲，云云。寄張蕓叟。和寄云：

「越客思歸黯不平，閑持長笛寫秦聲。羨君氣海如斯壯，博我詞鋒孰敢爭。江上梅花開又落，隴頭流水咽還驚。豈知不寐鰥魚眼，獨坐山堂對月明。」又手帖云：「舜民已三請外，若得西道一局，再記舊德，便冀掃榻，更需洗水晶杯也。」水晶杯，明仲珍惜物，非佳客不出，故蔓叟戲云。

壽春村農晚耕於野，每見青雀五枚翔集桑上，毛羽紺翠，天明即見，心頗異之。一日，偶拈石擊之，正中其一，隕地視之，乃青銅雀，已折矣。因於其下斸之，不數尺得銅香爐，蓋上一雀二足而闕其一矣。後為方會給事家所得，工制簡樸，亦無他異。

魏泰道輔自號臨漢隱君，著《東軒雜錄》、《續錄》、《訂誤》、《詩話》等書。又有一書，譏評巨公偉人闕失，目曰《碧雲騢》。取莊獻明肅太后垂簾時，西域貢名馬，頸有旋毛，文如碧雲，以是不得入禦閑之意。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梅堯臣撰，實非聖俞所著，乃泰作也。

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，大者如拳，破之色如黛。味甘如蜜，余瓜莫及。頃歲貢之，以其子蒔他處，即變而稍大，味亦減矣。

康節邵先生堯夫，在洛中嘗與司馬溫公論《易》數，推園中牡丹云：「某日某時當毀。」是日，溫公命數客以觀。日向午，花方秾盛，客頗疑之。斯須，兩馬相踶，絕銜斷轡，自外突入，馳驟欄上，花果毀焉。嘗言天下不可傳此者司馬君實、章子厚爾。而君實不肯學，子厚不可學也。臨終焚其書不傳，只以《皇極經世》行於世。

唐暨潛亨質，肅公猶子，余母之舅也。早退隱居襄陽，著《春秋政典》，以周官定臧否。鄒志完為序。娶陳氏，蜀人，令德純茂，尤工文章。大觀中，先君為郡學官，代還時，以詩送別余母。一云：「念別每驚魂，流年多病身。惟我延陵子，情真意更親。分攜無淚盡，望遠起愁新。老眼將何暖，音書不厭頻。」二云：「雪意亂江雲，江梅漸放春。雁歸人去後，愁與歲華新。榮路君方振，園居我豈貧。惟余憂我念，相憶莫沾巾。」

宣和間，宮中重異香，廣南篤耨、龍涎、亞悉、金顏、雪香、褐香、軟香之類。篤耨有黑白二種，黑者每貢數十觔，白者止三觔，以瓠壺盛之，香性薰漬，破之可燒，號瓠香。白者每兩價值八十千，黑者三十千。外廷得之，以為珍異也。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，色若綠葡萄，號貓兒眼睛。能息火，燃炭方熾，投之即滅。又云能解蠱毒之藥。前世所紀異物多矣，未聞此種也。

荔枝皮不可燒，其香引屍蟲。

瑞香花其香清婉在余花上，窠株少見大者。襄陽唐表舅家一株，面闊一丈二三尺，婆娑如蓋，下可坐胡床。趙岍季西知襄陽，欲取之，竟不與也。兵火之後，不復存焉。豈歸閬苑耶？李居仁大夫嘗言：舒州山中深巖間，附石生一株，高二三丈，下可坐十客，不可移也。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，芬芳極短，不如天生者其香溫郁清烈也。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。

顧臨子敦為翰苑，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，使我為之不難，當出其上。子瞻戲曰：「君作尹須改姓。」顧曰：「何姓？」曰：「姓茅，喚作茅廣漢。」

禹余糧石，形似多怪，磈礧百出，或正類蝦蟆，中空藏白粉，去其粉，可貯水作研滴。出鼎州祗閣山者多此類，他亦有之，然不及也。長老祖曇穎說。

黃魯直謂荀中令喜焚香，故名縮砂湯曰荀令湯。朱雲喜直言切諫，苦口逆耳，故名三棱湯曰朱雲湯。

任夢臣任四川路提點刑獄，以廉節稱，臥病不起，家四壁立。二女賢甚，趙清獻公守成都，率僚屬以俸助之。二女辭不受，力拒之云：「豈敢以此汙先君之清德？」趙倅成伯篤意勉之，遂納於公宇之東廡。既行，以元物若干榜於門壁，付之守禦吏，無毫髮所損。二女潔如此。文章議論，士夫所不逮也。後數年，清獻皆以子侄妻之。

蘇頌子容丞相，博學無所不通。熙寧十年，為大遼生辰國信使。在北方適遇冬至，時本朝歷先北朝一日，北朝歷後一日。北人問公孰是，公曰：「歷家算術小異，遲速不同，謂如亥時，節氣當交，則猶是今夕；若逾數刻，即屬子時，為明日矣。歷家布算容有遲速，或先或後，故有一日之異，然各從本朝之歷可也。」遼人深以為然，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。使還，奏之，上喜曰：「朕思之，此最難處，卿之所對，極中事理。」

近時傳一書曰《龍城錄》，雲柳子厚所作。非也，乃王銍性之偽為之。其梅花鬼事，蓋遷就東坡詩「月黑林間逢縞袂」及「月落參橫」之句耳。又作《雲仙散錄》，尤為怪誕，殊誤後之學者。又有李歜註杜甫詩及註東坡詩事，皆王性之一手，殊可駭笑，有識者當自知之。

黃寔師是弟宰方叔，坐上書譏訕事，下御史。時相欲置極典，中丞盧航彥濟乞降元書看詳。時禁中已焚其書，有旨令宰執臺諫析其言，有云：「蔡京奸邪，用之誤國，童貫閹官，只可灑掃宮廷，不宜預廟謀密算。」刪去謗訕之語，遂得寬貸。時相猶忿欲置決，彥濟復爭之，乃流海島。後數年，定武帥梁子美奏邊事云：「某事乞依黃寔知本州日申明。」徽宗忽顧左右曰：「寔有弟，今在何處？」近臣奏先因上書得罪流海島，即日內批與量移。後遇赦放還，獲終於家。

張稚圭元老，荊公客也，為江東漕，攝金陵府事。嚴酷鮮恕，喜與方士遊。門下嘗數客，一日行郡圃，老卒項系念珠。公曰：「汝誦經乎？」卒曰：「數息爾。」公異之，呼至室內，問其所得，論養生吐納內丹，皆造精微。又曰：「運使平生殊錯用心，酷虐用刑，非所以為子孫福，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，此曹特覬公賄耳。」公曰：「能傳我乎？」卒曰：「正欲授公，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。」公初亦難之，不得已許焉。既歸，與魚軒劉議之。劉曰：「不可。公以嚴毅，人素苦之，夜中獨出，事有不測，奈何？」太夫人微聞之，潛鎖其寢室，竟不得出。黎明視事，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。公大悵惋，數月，感疾遂卒。

舒信道謫居四明，幾二十年，獨以詩為樂。常得句云：「春禽得意千般語，澗草無名百種香。」自喜之，既而曰：「此聯可入箋註，不可以示人。」遂改去不用之。

東坡先生知揚州，一夕，夢在山林間，忽見一虎來噬，公方驚怖，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，叱虎使去。明日，有道士投謁曰：「昨夜不驚畏否？」公曰：「鼠子乃敢爾！本欲杖汝脊，吾豈不知子夜術耶？」道士惶駭而退。

予友人相訪，指案間《荊公日錄》曰：「僕不喜閱此書。」予問其說。客曰：「凡稱上曰某事如何，則言予曰不然；凡稱某事予曰如何，則言上曰極是。此尤可笑也。」

濠州州宅含桃閣下，因斸土得一石匣，始疑中藏金玉，開之得巨編數帙，乃陳留鄭向所述《五代開皇紀》三十卷。乾興元年，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，瘞此書於閣下，中有銘曰：「自朱矯命，終紫遊位，二十四年，一十三帝，興亡行事，魚貫珠綴，瘞槁於斯，如地之利。」此書亦行於世。

山谷先生作《蘇李畫枯木道士賦》云：「懼夫子之獨立，而矢來無鄉；乃作女蘿施於木

末，婆娑成陰，與世晏息。」而嘗以矢來無鄉問人，少有能說者。後因觀《韓非子》有云：「矢來有鄉，鄉，方也，有從來之方。則積鐵以備一鄉；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，即甲之不全者。矢來無鄉，則為鐵室以盡備之。謂甲之全者，自首至足，無不有鐵，故曰鐵室。備之則體無傷，故彼以盡備之不傷，此以盡敵之無奸也。」言君亦當盡備於臣，皆所防疑，則奸絕也。山谷用事深遠，此點化格也，不知者豈知其工云。

王逢原作《假山詩》云：「鯨牙鯤鬣相摩捽，巨靈戲撮天凹突。舊山風老狂雲根，重湖凍脫秋波骨。我來謂怪非得真，醉揭碧海瞰蛟窟。不然禹鼎魑魅形，神顛鬼脅相撐捘。」夏倪均父為予言此詩奇險，不蹈襲前人，韓退之所謂「惟陳言之是去」者，非筆力豪放不能為也。

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忤，久處閑散。宣和初，自唐州方城召還，提舉寶篆宮。未幾執政。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，居西第，乃與謙叔釋憾。一日，觴於西園，主禮勤渥。元長作詩見意云：「一日趨朝四日閑，荒園薄酒願交歡。三峰崛起無平地，二派爭流有激湍。極目榛蕪惟野蔓，忘憂魚鳥自波瀾。滿船載得圭璋重，更掬珠璣洗眼看。」三峰二派雖皆園中景，蓋有激而云。時罷政未久，王黼、靈素、師成輩方盛也。

揚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，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，謂之「歐公柳」。公詞所謂「手種堂前楊柳，別來幾度春風」者。薛嗣昌作守，相對亦種一株，自榜曰「薛公柳」，人莫不嗤之。嗣昌既去，為人伐之，不度德有如此者。

漢宮香方，鄭康成註：沉水香二十四銖，著石蜜復湯鬻，銅鐵輩皆病香。以指嘗試，能飲甲則已。南海賈胡貴一種香木末，如蜜房，色澤正黃可減甲。以寒水炭四焙之，青木香十二之一，可酌損之。雞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，青木香用二錢。合搗如糜，沉水得鬻蜜，煙黃而氣郁。投初鬻蜜中，媒使相悅，閟以黃墐蜜隙堨不津地薶之。一月中許出之，投龍腦六銖，麝損半，一爐註如芡子，薰郁郁略聞百步中人也。今太官加蜜鬻紅螺如麝，外家效之以珠勝。此方魏泰道輔強記面疏以示洪炎玉父，意其失古語。其後相國寺庭中買得《古葉子書雜抄》，有此法，改正十餘字。又一貴人家見一編，號《古妝臺記》，數字甚妙。予恐失之，因附於此。

予在揚州，一日，獨遊石塔寺，訪一高僧，坐小室中。僧於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許註之，覺香韻不凡，與諸香異，似道家嬰香，而清烈過之。僧笑曰：「此魏公香也。」韓魏公喜焚此香，乃傳其法：用黑角沉半兩，郁金香一錢一字，麩炒丁香一分，上等蠟茶一分，

碾細，分作兩處，麝香當門子一字，右先點一半，茶澄取清汁，研麝漬之，次屑三物入之，以餘茶和半盞許，令眾香蒸過，入磁器有油者，地窖窖一月。

荊公病革甚，吳夫人令蔡元度詣茅山謁劉混康問狀。劉曰：「公之病不可為已。適見道士數十人往迎公，前二人執幡，幡面有字若金書然，左曰『中函法性』，右曰『外習塵紛』。」元度自言如此。或者又云荊公臨薨，頗有陰譴怪異之事，與此不同，未知孰是。

世傳呂公得道之士，唐僖宗時進士，能作詩，傳者僅百首，往往賣墨世間。毗陵士人姓邵，忘其名，善談《易》。眾請講於佛舍，至《小畜》，有墨者，青巾布衣，褰幃直入。邵惡之，卷卷而問曰：「何來？」曰：「賣墨耳。適聞講《易》至《小畜》，其說非是。」邵驚，遽揖之坐。墨者脫履置案上，取墨一丸曰：「此墨價十千。」一坐皆笑。墨者納履，取硯滌之，試墨置日影中，貯墨而出曰：「抵暮復來，當知十千非貴也。」邵且笑且駭。少頃，視硯墨之所濡，徹底為黃金，與日影相耀。邵惋恨不已，必呂公也。

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，而雌為貓所斃，雄啁哳久之，翻然而逝。少選一雌偕來，共哺其子。明日有雛墜地，至晚群雛畢死。取視之，滿吭皆卷耳實，蓋為雌所毒也。嗟乎，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，而終不悟，悲夫！